

论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统一

——以屠格涅夫《父与子》的翻译为例

王丽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风格研究是文学翻译中重要课题之一。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和谐统一方能产生上乘佳作, 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创造性, 在忠实于原文基础上亦应具有自己的风格。本文在探讨文学翻译的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内涵的基础上, 对比分析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中译本与原作翻译, 探讨翻译中译者如何做到与原作在风格上的统一。

关键词: 译者风格; 作者风格; 俄汉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风格”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 *Stylus*, 是雕刻刀的意思。后来在英语中“风格”被称为 *Style*, 俄语为 *стиль*。中国历史上, 该词最早出现于汉魏时期, 后又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提及, 当时指文章的风范格局(刘冬萌 2002: 4)。随着时代的发展, 文学作品创作日益丰富, 风格的概念也日益多样化。对风格的研究已经覆盖了语言学、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等领域, 众多国内外学者也都试图对风格这一概念做出完整界定, 著述之丰繁, 不一而足, 篇幅所限, 不做赘述。本文仅就文学翻译领域中的风格概念, 即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作较为具体的分析。

2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内涵

文学作品的风格包括思想风格、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 作者风格“是作家的思想修养、审美意识、艺术情趣、文艺素养等构成的艺术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凝聚反映”(黎运汉 2000: 11), 作者风格始终伴随着作品题材的选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语言的运用等各个方面。文学翻译的风格研究已持续了半个世纪, 研究的中心由对作者风格可否翻译的探讨转向对风格可译性的深入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风格不但是可译的, 而且也是必须译的, 不译出风格的作品不能视为遵循“信、达、雅”原则的上乘文学翻译作品。翻译理论家泰特勒在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中指出翻译的三个原则, 其中之一是“译文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与原文具有相同的特性”(刘苾庆 2005: 204)。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 翻译就是要在目标语(TL)中重构源语(SL)语言信息的自然对等, 这种自然对等首先是在意义方面, 其次是在风格方面(杨钰、任晓菲 2008: 104)。可见文学作品的翻译风格问题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 翻译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文化研究, 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 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 在众多的研

究中,人们似乎忽略了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关系问题,也较少涉及对译者风格的界定和对比分析。国内对“译者风格”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冯庆华(冷惠玲 2013: 62),但是并未给出译者风格的完整定义,也没有对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提出比较。

结合中外学者对风格的多种观点,笔者认为,译者风格指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对原作风格的个人独特理解,是对外文作品翻译中富有主观能动性的再创作,与译者个人的翻译或写作经历相关。可以说,译者风格是对以往的“译者隐形论”的反拨。如傅雷先生所言:“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穆国豪 1984: 19)因而,译文只能与原文相似,无法达到完全相同的境地。我们认为,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如影随形,译者风格往往叠印在作者风格的表达之中。同时译者风格又对作者风格具有很大影响力,可以左右目的语读者对原作的印象。

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自开始文学创作开始,在艺术形式上作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就体裁而言,他写过诗、戏剧、随笔、散文诗、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但他的主要成就还在小说的创作上。作家在小说领域的探索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屠格涅夫作为一个爱国作家,关注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思想动向,并且也非常善于捕捉这些思想的倾向。同时他也顺应历史和时代的需要,及时描绘出时代的风貌,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他生活着,寻找着,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说他所找到的东西——他所找到的一切……”(汪靖洋、王秋荣 1980: 67)在他的有社会编年史之称的长篇小说中,屠格涅夫确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家创作前期的诗歌探索使得其艺术创作中充满诗性的意味,在对人物的情感塑造中往往只消略加点染与发挥,便足以撼动读者内心,擅长以此感染读者。与很多善于讽刺的作家们不同,屠格涅夫的议论富有温情,幽默与讽刺也较有节制。他的长篇小说如同小夜曲,情绪哀伤,婉转,旋律中透着阴柔之美。作为屠格涅夫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父与子》鲜明地体现出上述作者风格。本文以小说《父与子》的原作与巴金译本¹为研究对象,从对话的口语性特征、自然景物描写与抒情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细节描写三个角度对比原作风格与巴金译本的译者风格,分析巴金的译本所遵循的风格翻译原则,揭示两种风格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

3 风格的比照

3.1 口语风格翻译

《父与子》这部小说中人物对话占据了大多数的篇幅,情节的发展甚至依靠对话的推动。对话中最为传神之处则为人们说话的口吻,较为分明的是巴扎罗夫与巴维尔·彼得洛维奇之间谈话风格上的区别。屠格涅夫借用两人的谈话很巧妙地塑造了两代人迥异的性格特征。其中包括了复杂的情感,有深刻的父子之爱,待客的客套,暗含的嘲讽等等。对译者而言,精确传达出原著作家的这些情感,在用词的选择上无疑是很大的考验。

巴维尔作为长辈,常常以自己的贵族身份自居,并在教训晚辈时表现得高高在上,如下面一段话,在同巴扎罗夫的关于下流贵族和贵族之间的区别进行的争论:

— Точно так-с: н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вы такого же мнения об аристократах, как и об аристократишках. Я считаю долгом объявить вам, что я этого мнения не разделяю. Смею сказать, меня все знают за человека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и любящего прогресс; но именно потому я уважаю аристократов — настоящих. Вспомните,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при этих словах Базаров поднял глаза на Павла Петровича), вспомните,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 повторил он с ожесточением

这一段中作家运用了 *долгом объявить вам* 和 *я этого мнения не разделяю* 来充分体现了巴维尔谈话中透露的贵族说话委婉和繁缛习惯,但在这层表面的彬彬有礼背后却流露着对巴扎罗夫这个年轻人的不满,言语中充满了火药味,如后面的重复了两遍的 *Вспомните,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巴金的译本对这段话的翻译为：

“正是这样，先生；不过我觉得您对贵族也是和对所谓下流贵族一样看待的。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并不赞成您这个意见。我敢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而且拥护进步的人；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尊敬贵族——真正的贵族。请您留神记住，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听见这几个字便抬起眼睛望着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请您留神记住，”他狠狠地再说了一遍……

巴金的翻译中兼顾了巴维尔话语的礼貌和攻击性，也考虑到了口语的简洁性，对原文做了部分的删减和个别词的添加处理。如添加的“留神”这个词便把一位贵族长辈说话时的口吻巧妙体现了出来。

对巴扎罗夫这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的描绘也往往通过对话展现其个性特点。如下面一段：

— Видел я все заведения твоего отца, — начал опять Базаров. — Скот плохой, и лошади разбитые. Строения тоже подгуляли, и работники смотрят отъявленными ленивцами; а управляющий либо дурак, либо плут, я еще не разобрал хорошенько.

屠格涅夫尽力要将巴扎罗夫塑造成虚无主义者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否定权威，否定一切现有制度的精神代表，谈话中不时流露出他这个平民知识分子自身带有的特征，话语平直，多用民间口语，用词简明，甚至粗鲁，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

巴译深入领会了原作的主旨，同样采用较为平民化的口语色彩较强的语句，例如：

“你父亲的产业我全看过了，”巴扎罗夫又说。“牛是不好的，马是不中用的。房屋东偏西倒，工人懒得没办法；只有那个总管究竟是一个傻瓜还是坏蛋，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这一段的翻译中大量采用否定词，这当然是在忠实于原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译者用“房屋东偏西倒，工人懒得没办法”，用“东偏西倒”这个词组翻译一个动词 подгуляли，用“懒得没办法”翻译 отъявленными ленивцами，表现出巴金翻译中的灵活处理词性的风格；同时这样口语色彩很强的词非常直观地表现了巴扎罗夫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他说话的特点。若换用直译，则难以表达出巴扎罗夫的个性特征，也难以塑造他在译文读者接受时的形象。

从以上两段的翻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译者已经将自己的风格融汇入翻译之中，并连同作品一并展现给了读者。巴译严谨地忠实作者风格，对描写不同人物的不同语体色彩的词汇采用不同的翻译；与此同时更深入到原文本思想，力图通过对用词的反复斟酌，体现作家的真实意图和细微的情感。巴金说过：“外国文的一个单字往往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意义，把一个形容词译成中文，也有好几种译法，每一个单字都是跟上下文有密切联系的。”（巴金等 1998：89）

3.2 自然景物的翻译

屠格涅夫是俄罗斯作家中大自然描写方面的佼佼者，是大自然的歌手，经他之手描绘的自然常常充满了灵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似乎里面永远充满了美妙的音乐与情思。就连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过，经屠格涅夫描写过的大自然别的作家无法再描写了。屠格涅夫将自身对大自然的感受与作品中人物的感受合为一体，把满腔的自然之爱倾注其中，创作出了富有个性化的自然描写杰作。《父与子》中大致有四处对大自然的描写，每一次描写都各有不同，表现出大自然变化无穷的特色。小说开头阿尔卡基回乡沿途看到的风景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写景风格：有严格的描写顺序，由远及近，层层推进。从春天勃勃生机逐步过渡为乡村破败景物的描写。作家以写实手法，运用简朴得近乎无修饰的语言描摹了一幅乡村春景图。从中流露出作家简约、准确、精炼，而又不乏深意的创作风格。

Места, по которым они проезжали, не могли назваться живописными. Поля, все поля, тянулись вплоть до самого небосклона, то слегка вздымаясь, то опускаясь снова; кое-где виднелись небольшие леса, и, усеянные редким и низким кустарником, вились овраги, напоминая глазу их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а старинных планах 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падались и речки с обрытыми берегами, и крошечные пруды с худыми плотинами, и деревеньки с низкими избушками под темными, часто до половины разметанными крышами, и покривившиеся молотильные сарайчики с плетеными из хвороста стенами и зевающими воротниками возле опустелых гумен, и церкви, то кирпичные с отвалившеюся кое-где штукатуркой, то деревянные с наклонившимися крестами и разоренными кладбищами.

屠格涅夫借用阿尔卡基对久别的家乡的观察,道出作家对俄国农村改革前后的混乱与凋敝景象的惆怅情绪。这种景象使阿尔卡基的心都凉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正是作家一直的写作风格。

巴金的译文为:

他们所经过的田野够不上说是风景如画的。一片一片的田地连接着,一起一伏地一直连到天边;有些地方可以看见小树林,还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峡谷,里面长满了稀疏的矮树,看起来就跟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旧式平面图上面绘出的一样。他们还经过一些两岸崩落的小河,狭堤分隔的小湖;他们又看见一些小村庄,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顶有好多都塌了一半,矮树编成围墙的谷仓倾斜了,它那荒废的打麦场也张开了脱落的大门。教堂中间有的是砖砌的,泥灰也剥落了;有的是木头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墓园里长满了荒草。

译文将 Поля, все поля 译为“一片一片的田地”, тянулись вплоть до самого небосклона 的翻译则增加了“一起一伏”四个字,这四个字不但形象地说明了俄罗斯农村平原的特点,而且在句法上还能够与上文中的“一片一片”对应,散文诗的对仗特点跃然纸上,静态的景色也因这四个字产生了无尽的动态。巴金这样巧妙的文字处理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原作散文接近诗歌的特征,因为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散文作品中渗透着诗歌意蕴。接着下文中运用大量精选过的动词,如“崩落,倾斜,荒废,脱落,剥落,歪斜”,它们不但起到了对破败的农村的准确描绘作用,而且也很巧妙同译者加上的“他们还经过”与“他们又看见”配合,将俄语的长句分隔为短句,这种适度地添加使得这段文字和谐且朗朗上口,增加了主语的短句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可见,巴金在翻译中不但尽力忠实于原作的风格,且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创造性叛逆手段传神地翻译出了作品的内涵,使汉语读者与原作者的思想更为接近了。

然而,屠格涅夫似乎不能允许他的主人公的心境因景物而低落,在下一段落,又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富含生机的大自然:

Весна брала свое. Все кругом золотисто зеленело, все широко и мягко волновалось и лоснилось под тихим дыханием теплого ветерка, все — деревья, кусты и травы; повсюду нескончаемыми звонкими струйками заливались жаворонки; чиби́сы то кричали, вились над низменными лугами, то молча перебежали по кочкам; красиво чернея в нежной зелени еще низких яровых хлебов, гуляли грачи; они пропадали во ржи, уже слегка побелевшей, лишь изредка выказывались их головы в дымчатых ее волнах.

屠格涅夫在这段文字中着力表现俄罗斯大自然春天的美景,因此大量运用修饰语, золотисто, широко и мягко, красиво 等,同时读者也可以发现这一段的散文诗韵脚特征。巴金翻译中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文体上的改变,因此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很准确地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如翻译 Все кругом золотисто зеленело, все широко и мягко

волновалось и лоснилось под тихим дыханием теплого ветерка, все — деревья, кусты и травы 时, 适当调整了语序, 译为“四周全是金绿色, 那一切, 树啊, 矮林啊, 草啊, 正在灿烂地发光, 并且在暖风的轻抚下广泛地、轻柔地荡漾”。译者做出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在追求翻译上的交际效果。交际效果中包括表现力等值 (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即对等地表达文本的情感表现力色彩。有时源语与译语运用同一类型的语言手段却不具备相同的表现力, 机械地复制原作的修辞手段, 并不能达到应有的交际效果, 因此需要对内容进行变动。作为文学家的巴金在翻译外文作品过程中既忠实于文本, 又超乎于文本之上, 不被文本所束缚, 我们认为,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够深入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和风格, 领会原作者在作品中的情感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这种情感完善地表现出来。从这些对景色描写的翻译片段中, 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感受到作为翻译家的巴金的译者风格。

3.3 人物形象塑造的翻译

读过屠格涅夫小说的人, 大多会为他塑造的人物生动形象所倾倒, 而他刻画人物形象中所运用的心理描写更是他文学创作中的独特风格之一, 从中我们看到他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独具一格的认识和表现, 屠格涅夫认为, 诗人应当是个心理学家, 在谈到心理学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时, 他还认为, 心理学家应该消失在艺术家之中 (朱宪生 1999: 225)。综观屠格涅夫的小说创作中人物心理描写, 我们发现其心理描写往往在写心理活动的结果, 即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 写出的是人物的行为, 而并不是心理活动本身。另外, 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与大自然风景描写有机结合, 在作家笔下自然与人物内心感受的一致与相悖, 鲜明与生动地衬托出了人物的情绪衬托了人物情绪的鲜明与生动。

在小说《父与子》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心理描写, 这些描写手法透露出了屠格涅夫高超的艺术素质和传统的古典艺术风格。在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艺术传统的同时, 屠格涅夫发展了对人物的心理世界的刻画, 总体的风格表现为: 手法上的分寸适当, 细节处的精雕细琢, 整体处的简约精炼。这三个方面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屠格涅夫特有的风格, 在简约基础之上有细腻委婉, 而这种细腻委婉绝不拖沓, 在心理描写的量上控制在恰好的分寸上, 寥寥数笔, 便已曲尽其妙。

小说第十七章结尾处, 当巴扎罗夫与奥津左娃谈话意犹未尽时, 巴扎罗夫激动中突然告辞走出房间, 奥津左娃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慌乱中:

Он прошелся по комнате, потом вдруг приблизился к ней, торопливо сказал “прощайте”, стиснул ей руку так, что она чуть не вскрикнула, и вышел вон. Она поднесла свои склеившиеся пальцы к губам, подула на них и внезапно, порывисто поднявшись с кресла, направилась быстрыми шагами к двери, как бы желая вернуть Базарова...

译文: 他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忽然走到她身边, 匆匆说了一声“再见”, 紧紧地握着她得手, 握得她几乎叫出声来, 他便走出去了。她把她得给捏痛了的手指放到嘴唇上, 吹吹气, 突然冲动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 急急地向房门走去, 好像她想把巴扎罗夫唤回来似的。

А Базаров, часа два спустя, вернулся к себе в спальню с мокрыми от росы сапогами, взъерошенный и угрюмый.

译文: 两个多小时以后巴扎罗夫回到屋子, 他的皮靴给露水打湿了, 他的头发散乱, 脸色难看。

从这几句话中, 读者不难猜出巴扎罗夫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风暴。他原本是不相信爱情的, 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 在没有遇到奥津左娃之前, 他视爱情为一种毫无用处的浪漫主义, 他对浪漫主义持永远的否定态度。他常常说: “一个女人中了你的意, 你就想尽方法达到你的目的; 要是达不到目的——那你就掉过背走吧——世界大的很。”可是当他真正爱上了奥津左娃后, 却发现自己没有力量掉头走开, 自己也有了这种浪漫主义了, 他的内心非常

复杂也很矛盾。与很多其他作家不同，屠格涅夫在描述巴扎罗夫的内心感情波澜时，并没有进行详尽的心里分析和描写，而只是描写了他的一系列的动作和表情，如 *прошелся, приблизился, стиснул, вернулся к себе в спальню с мокрыми от росы сапогами, взъерошенный и угрюмый*。同样，奥津左娃的动心也表现为一系列动作描写，如 *внезапно, порывисто поднявшись с кресла, направилась быстрыми шагами к двери, как бы желая вернуть Базарова...* 可见，作家并不去直接描绘他们的内心活动，而是把这一任务交给读者去完成，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主人公在这种情绪下的心境。作家留给读者很宽广的联想空间。

巴扎罗夫回到父母的庄园，父母就盼儿子归来，但他们深知儿子的性格，因此老巴扎罗夫极力控制着激动的情绪，*А у самого и губы и брови дергало, и подбородок трясся... но он, видимо, желал победить себя и казаться чуть не равнодушным*，但他内心的不平静却从他极力掩饰的面部表情中流露无疑。

译文：他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动，他的下巴也在打颤……可是他显然在竭力控制自己，勉强做出差不多淡漠的样子来。

从这几段译文的翻译来分析，巴金善于将复合句拆分为单句翻译，如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握得她几乎叫出声来。*стиснуть* 译为“紧紧地握”非常生动表达了巴扎罗夫此时对奥津左娃的真情。并且此段中多次的双声词运用如“紧紧地握、吹吹气、急急地走”渲染了两人之间的激动情绪。在翻译巴扎罗夫回到自己屋子时的样子时，巴金的译文也选用简洁的单句，并加上两个代词“他的”，译文虽然看起来略显繁琐了，可是却真切表达了作者的声音，即对巴扎罗夫所受到爱情的折磨的同情，这两个短句传达出一种力量。对老巴扎罗夫的表情翻译更为传神地表现了父亲对久别重逢的儿子那份深挚的亲情，“他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动，他的下巴也在打颤”一句中两个“也在”和删减号都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老巴扎罗夫那颗激动得“打颤”的心也仿佛跃然纸上。巴金的译者风格正是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他以一位文学家敏锐的洞察力领会了屠格涅夫创作中感情最为细腻处，并以同样细腻的笔触，简洁有力的表达，朴素的用词将其传达出来。巴金的译文流畅而忠实，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他笔下丝毫不输于原著。可以说是将原作的情感等值地翻译了过来。

4 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之辩证统一

屠格涅夫的作品宛如一股清新的风，继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之后，他的作品在俄国文坛的崛起无疑是对诗坛沉寂后人们诗歌饥渴的补偿，他的作品也同样带给中国人以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洗礼，而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们是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他们就像文坛的驿马，默默无闻却兢兢业业，在辛苦劳作之中，我们自然感受到翻译者独具的风格。

通过对《父与子》的作者风格与巴金译者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作者风格比较容易分辨，而译者风格却要在作者风格的影子中去找寻，要通过译文分析哪些是作者的思想，哪些是译者的特色。别林斯基明确指出翻译家的主体风格对译语文本的介入具有独创意义的功能和价值（彭甄 2010：67），译者的创造力会决定译文的水平是不言而喻的。因其自身作家的职业素养，文学家巴金做翻译有着许多职业翻译者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一点似乎就是巴金本人曾说过的“个人风格”。在这种个人风格中自然有多年来写作所养成的对作品细致入微的理解与揣摩，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丝不苟，能够深入到作品的细枝末节逐词推敲的耐心，对每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的心理一丝一毫的波动的微妙把握。当翻译家巴金读完作品，对作品的主旨乃至细微之处都已经具备了真正透彻理解之后，才会动笔翻译，此时下笔如有神，此时所产生地译文才能够完备传达原作的神韵，同时也能够为中文读者心领神会。可见译者的风格是必然存在的，甚至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译者个人风格在翻译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产生一种影响力，它透过译作在另一种文化中发生着影响力，左右着原作及其作品在异国读者心目中的印象。所以，我们认为，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之间应该是辩证与统一的关系。

附注

- 1 丽尼 巴金译.《前夜 父与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第1版第1次印刷。

参考文献

- [1]巴金等. 一点感想[A]. 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黎运汉. 汉语风格学[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3]穆国豪. 翻译的局限性初探[J]. 中国翻译, 1984(4).
[4]刘苾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5]刘冬萌. 从《圣经》的不同版本看中文的《圣经》翻译[J]. 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 2002(2).
[6]冷惠玲. 论译者风格批评[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7]彭 甄. 翻译与写作: 文本“越界”和建构[J]. 中国俄语教学, 2010(2).
[8]汪靖洋, 王秋荣. 文学的探索和探索的文学: 论《复活》的思想艺术特征[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3).
[9]杨 钰, 任晓菲. 论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和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10]朱宪生. 在诗与散文之间——论屠格涅夫的创作与文体[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Unity of the Translator's and the Writer's Styles: A Case Study of Turgenev's *Fathers and Sons*

Wang Li-xin

(Research Center for Russian Culture and Ar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Styl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subjec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research.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the translator's and the writer's styles makes quality writing. Thus,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be creative and has his/her own characteristic style based on faithfulness to the source tex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meanings of the translator's and the writer's styl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Based on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urgenev's *Fathers and Sons* and its Chinese vers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translator can achieve a unity of styles.

Key words: the translator's style; the writer's style; Russian-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 王丽欣(1972—), 女, 黑龙江省巴彦县人, 汉族,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副教授, 俄罗斯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在读博士, 硕士导师。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17-03-20

[责任编辑: 张春新]